

傷寒講議

全

十武
500



門武9
卷
500

問氏
齋

同
心
同

無
窮
書
齋

傷寒論講議

辨大陽病脉證治法上

疾病之於變化千種萬品無定止焉然有諸內必形諸外乃其形諸外者脉之与症是已脉之与症未嘗不由于內推之於外而察內之所病者非脉症而何故脉必須症：必須脉症脉相須而後虽其變化之千萬字是其何所遺哉夫然後皆可以出故今虽其脉症示其治之法則如左

大陽之為病脉浮云云

三陽三陰表裏之統名也蓋本諸六經之目焉而症各有部

平安
中西主馬著

四
拾
二
日

居
子
齋

位欲示其部位無便乎假之於經故今假以為症之准批
非以經絡言也脉以浮為表以沉為裏蓋指起表之部位者
為三陽為而大陽為表之表陽明為表之裏少陽為表裏之
半故今以脉浮為大陽之診候以頸項強痛為大陽之部位
也三陽皆表之部分而熱熱而今指發熱而特言惡寒者固
非外發熱而言也而熱狀亦各隨其部分而品數不一發熱
為大陽注未寒熱為少陽身熱惡熱潮熱為陽明惟陽明為
無惡寒若尚惡寒則是為表症未解下於次第辨傷寒亦或
於發熱而必於惡寒上則所以知其為大陽者不在發熱而
在惡寒故是其所以指發熱而特言惡寒也今以大陽之總

皆表之部分而發熱而今指發熱

首示其所以命為大陽病者凡指如此之脉症言之也以下
凡曰大陽病者皆統脉症言之也陽明以下亦皆倣此

大陽病發熱汗出云

大陽病或已發熱云

皆承上脉症曰大陽病也蓋有傷寒中風之別而蒙之以大
陽病者猶脉之與用三陽三陰皆有傷寒中風脉也三陽三
陰用也用以大陽病也且夫傷寒中風者輕重之別也邪之
入尚淺既發熱汗出惡風乃其以汗出氣散乎外不至身痛
嘔逆也脉亦緩所以為輕也邪之入既深是故或未發熱無
汗必惡寒乃其以無汗氣鬱乎內為身痛嘔逆脉亦緊所以

聲

為重也統而言之則傷寒已惟以其有輕重故始岐以為別也故於傷寒則曰於中風則曰為者折命之謂曰循述之辭也蓋自古而有傷寒之名仲景循而述之也傷寒即傷害於邪氣之義未必指冬時嚴寒也後世深泥寒字強為之說聲直中時行春溫夏熱等種々之目非不委曲虽然是仲景之所未嘗論而其治法之不具則不得不出方於我仲景之果未盡耶乃今推之本論寒字有五義要不出于邪之不曰邪而曰寒蓋古義也故凡寒皆邪之名而輕重亦別已詎帝冬時嚴寒也後世誤解發於陽發於陰之言而以中風為陽邪為衛之病以傷寒為陰邪為榮之病夫陰陽者表裏之統名

也疑也

也而三陽三陰之外非別有所謂陽邪陰邪者是皆言仲景所未言而眩惑未學豈非牽強之甚乎夫大陽之為症無論午發熱則云或於惡寒則云必或者未定之辭必者懸斷之辭也脉以浮沉為陰陽浮以總三陽沉以總三陰三陽三陰皆有中風有傷寒而傷寒之脉緊中風之脉緩乃以通行三陽三陰也故曰陰陽俱中風不言陰陽者蓋畧之也傷寒中風之為輕重也固矣而三陽三陰之各備其脉症也乃就其脉症而較之輕重則各是以辨其傷寒之中凡乃今以希之總首特辨其脉症于以示陽明以下亦皆宜做以較其輕重以辨之也陽明以下之所不具其辨也脉惟以緩緊

為中風傷寒之別是發首既浮為大陽之脈例今虽無浮
字宜例浮緩緊者看也中風言汗出而傷寒不言無汗是其
數汗出而暑其無汗者也惡寒固有其別亦惟輕重已然或
桂枝之症而惡寒麻黃之症而惡風是以後皆互而言之故
必於惡風惡寒而辨中風傷寒者非矣以下凡曰中風曰傷
寒者亦皆統此脈症而言之

傷寒一日大陽受之云々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症云々

少陽篇云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陽當受邪云々此二節同
辨同意皆傳經之說疑非仲景之舊也少陰篇云少陰病始

風得之反發熱又云得之一二日云二三日云二三日以上皆
始見以症非傳注而至于以者可以知已

大陽病發熱而渴云々

仲景既折傷寒中風而示其輕重則其復何所不足而更立
溫病風溫之目乎且治法亦不具徒以論說亦必後人之攬
入也

病有發熱惡寒者云々

陽即三陽也以桂枝麻黃之所之而惡寒之一也陰即三陰
也以附子之所之而惡寒之二也後世以陰陽為榮衛有陽
邪陰邪之說可謬矣夫仲景之於術其統之者全在于陰陽

可字下恐脫謂
字

大辨難讀
有脫

有陽而三陰而三之六者以統億萬之變態而今因然之有
無而形其所統之別須思寒以為二道垂率於後世者若此
其惟思寒至他至若疼痛及煩躁等虽未嘗舉其別亦皆足
以辨之多故此一節通篇之要論也後世不辨此義甚則
妄為叔和之言削去嗚呼何其寃也乃以臨術不亦危哉癸
於陽者七日愈以下疑後人之所加不足採矣

大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云云

以亦傳經之說不可從也

大陽病欲解時云云

風家表解而云云

語

二節皆以時日期其愈亦必後人之言也以上四節外臺皆
為叔和之語

病人身大熱云云

以以理論寒熱之分非必仲景之曰然始為例亦無害也

大陽中風陽浮而云云

按陽浮以下至汗自出十七字疑叔和之分註謬混正久也
何則癸端既舉中風之狀以設之例又復何煩說之為况子
以脉搜症此豈仲景之曰哉後服小促促新校正服下有當
字無促字一日一夜服癸明無夜字傷寒例無服字周時觀
之觀猶視也視此擬之辭謂其以半日許令三服盡之治十

夫

二時比擬之以促其服也。按一日一夜即周時也。此或解周時之言，謬混正文也。或云病重者蓋輕者之謬也。其重者既舉，則至以宜說其輕者，然則觀字不必比擬之義也。凡發汗之法，於桂枝則湯飲熱稀粥，於麻黃湯則不必皆溫覆取汗。桂枝本以其香氣與辛味能發其効，於是恐食飲之奪其熱，粥之力與桂枝之香味而無發汗之効也。所以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酪酒臭惡等物也。不獨於發汗，凡食飲之禁亦不可不慎也。後之不辨此旨者，不從仲景之法，便以無此等之禁，不亦危身。

大陽病頭痛云々

以上二節桂枝湯之正症

大陽病項背強云々

此蓋失次序者也。當移入于葛根湯之下。今云及者，對其無汗之辭也。按此其以汗出於葛根湯方中省麻黃也。而今入之于此者，因方名云桂枝加葛根而誤之尔。凡音殊項背難舒之句，按此服法，宜例于桂枝湯飲熱稀粥，溫覆取微似汗。

大陽病下之後云々

凡云後者，謂前症已愈之後也。若下之處，必更端云其人云其後云其氣又一例之辭也。候之无形謂之氣，若氣上衝咽

云字衍

嗑氣從少腹上衝心，氣上衝胸，邪氣客氣，痞氣逆是也。夫大陽病而下之，似誤治法，而以此未必然。苟為術者，不辨其不可下之法哉。若其誤之也，必下之字，或顯云誤，或云非其治也。此既大陽之症而發汗，又有其可下之症而下之，表裏皆解之後，惟其氣上衝而已，豈必誤其治法而然哉。然則何不云合病或併病，而今何云下之後，且以蓋主客之辭也。彼則方今而主也，此則既往而客也。合病併病，本是其相交或轉者也，而其於治法，必有先后，故不得不就脈症于此而觀其逆從也。所以云合病併病也，既而治之，尚有所未知，或為它症，亦不可不察。治又何關於前症，宜隨其脈症而已。所以云下之

已疑衍

后也。后皆做以，夫大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脈浮緩者為中風，用桂枝湯是其定法也。而今又用之，其氣上衝者，是其治法也。它若真武、五苓、建中、柴胡、青龍、猪苓、白虎、四逆、茯苓、甘中苓、桂木、甘芩亦皆治，用不可不審考焉。

大陽病三日已發汗云

不中節不可也。觀其脈症，以下三句蓋處方之大綱領也。隨其脈症也。

桂枝本為解肌云

解和解也。解肌二字論桂枝湯之方意也。若其人以下乃麻黃湯之症也。故曰不汗出者不可與也。

若酒客病云

酒客之常態大抵為然雖然方其有可畏之症也何必避之
以上四節皆桂枝湯之例也

喘家作桂枝湯云

其以平素病喘之人故曰家

凡服桂枝湯云

此雖未必吐膿血乎至其逆之適有若此者故舉以為例已
亦桂枝湯之例也

大陽病發汗遂漏不止云

桂枝湯法云不可令如水沉瀆亦恐其遂致以症此表症顯

惡寒

解尚惡風所謂發陰之惡風也其所異乎表裏悉解而惡寒
者以小便難以下症也乃芍藥甘草附子湯及甘草附子
湯附子湯附子瀉心湯等之惡寒同桂枝附子湯云身軀疼
煩不能自轉側甘草附子湯云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今
云四肢微惡難以屈伸示其輕重若此且其用附子亦有多
少可交考已千金治產後症與此同者

大陽病下之後云

胸滿芍藥未詳或云汗吐下後必禁之然則如大柴胡湯
謂之何諸家一概以誤下為說可心其然乎一說項不強頸
不痛但發熱汗出惡風者乃此症也未知是非
桂枝去芍

茶加附子湯即桂枝附子湯而分量輕重異爾微惡寒與桂枝加附子湯惡風同

大陽病得之八九日云々

以至二三度發各半湯之正症也其人不可清便欲自可本非病症何以論及于此不可謂無意矣按此已程八九日症頗似瘧則當有此二症而今不然故詳之也乃以其人不可明其非小柴胡湯症以陰便欲自可明其無承氣湯症也何以言之也常屬柴胡大便難固屬心氣不尔則上症其果何用也清圓通則也清便即大便也脉微而緩者以下舉其例也血脉已微有表裏悉解之狀也然猶且惡寒者以精氣之虛

也故曰陰陽俱虛此無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正同乃惡寒之三也此既非病也無以茶可攻戒之曰不可更發汗更吐下也至此宜無熱氣而其面見熱色者尚未解故也若其若此則猶宜與以湯氣以其不能以下乃例之辭也按後之合方蓋濫觴于此已耶

大陽病初服桂枝湯云々

桂枝湯之例也蓋失次序而挾入于此已

服桂枝湯大汗出云々

此至如前法桂枝湯之例也若形如瘧之下宜各半湯之病發熱惡寒至清便欲自可十七字說而盡畧字之乃較之於

彼則輕重自見也其云日二三度發云日再發可以見已汗
出必解乃例之辭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云

千金作白虎湯此其始桂枝湯症而兼煩渴者也則与桂枝
湯大汗出而表已解之後煩渴則自若屬因乃与白虎加人參
湯之例云脉浮緊無汗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湯渴欲飲水
無表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脉浮緊無汗乃麻黃湯之症
也故虽欲飲水而兼表症如此則先治其表証而後治其渴
如此症亦然唯有桂枝麻黃之別已且渴治之法四其兼小
便不利者猪苓湯也渴而其稍有表証者五苓散也但口乾

而不渴者文蛤散也此則白虎加人參湯之例也

大陽病發熱惡寒云

此至熱多寒少正症也乃虽熱多寒少非若形如瘧狀日
再三發者也宜羌活湯桂枝二麻黃一湯之症而審之大
脉微弱以下舉例以戒之也 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方字
当衍又本方以下二十六字必後人之言也

服桂枝湯或下之云

既發汗又下之此非必誤其治法也然表症猶未止若此虽
則若此又加之以心下滿以下之症最不可不先救故姑指
其表症而先治其小便不利蓋變例也設令後人處方則必

無桂枝加苓朮湯以兼治之欵然非法也心下滿痛不用桂
小便不利用桂或去之可考交矣 白朮白字蓋後人之加
也說見于本中鈔朮條下脉性亦作朮由此觀之不獨叔和
紊之以知己

傷寒脉浮自汗出云々

此至脚弯急正症也既其非桂枝之证明矣故云及云誤乃
例之辭也已而治垂其法是以加前症以厥以下症此自輕
於四逆湯症一等故不云厥逆厥冷而徒云厥煩燥亦准之
且与青龍白虎之煩不同所謂發於陰者也故与甘中乾姜
湯於是乎後前症脚弯急属因与芍药甘中湯治之也当具

治法之乖之初或不至或以以下而誤語者亦有之故云若凡
云若者經始更起之辭後皆倣之此何以知胃氣不和乎以
以其讞語也例言大便鞭則讞語大便鞭謂之胃實又謂之
胃氣不和或云加燒鍼下恐脫症也愚謂不然夫調胃承氣
湯之於胃實四逆之於四肢逆冷各其所分也故直繫之於
方而其用既具是以唯舉一二所兼而反者其正尔果非脫
症矣此或謂共表未解而更發汗治法再承故至四肢厥逆
者也不尔何以四逆湯之為芍药古昔不曾聞有赤白之別
此必後人之所加也 辨強人羸人者惟白散十寒湯與
此而已皆宜就病論難以稟論亦惟在計量其勝瞑眩與不

尔大附子一枚乾姜三两即通脉四逆汤也

問曰證象陽且云

此或後人追論之言謬為本文也以下以問答為言大率皆然不可從矣

辨大陽病脈症并治中

大陽病項背強几之云

此葛根湯之正症也按服法例于麻黃湯將息猶促停也謂服藥之停促之准桂枝之法也

大陽與陽明合病云

頸項強痛而惡寒者大陽也胃實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

者陽明也今兼此二症故為合病而非并兼之也雖兼一症亦可以名已此加以下利者也例云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譫語固屬陽明故若大陽之症而譫語則謂之合病凡云必者懸斷之辭也

大陽與陽明合病云

此与前症同而不下利但吐者也二證皆既合病也然其於治法先大陽而後陽明仲景之所為常然可見其姑不拘下下与否也加吐則不急救之將妨于飲食且兼治之亦不難也与如桂枝去桂加苓朮湯之始指其表症而先救其小便不利自異矣

大陽病桂枝症云

頭項強痛發熱汗出惡風謂之桂枝症今誤下之故云及下利遂不已所謂協熱利也喘而汗出與汗出而喘少異脈促者表未解也乃例之辭也若其不促者表已解可以知已此裏症重而表症稍輕也按下利不已用黃連黃芩此與乾姜黃芩黃連人參正同汗出而喘者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之症也

大陽病頭痛發熱云

此麻黃湯之正症也既云身疼又云腰痛云骨節疼痛謂不拘其所據也而有二途焉乃發於陽發於陰是也其發於陰

者附子之所治也其發於陽者麻黃桂枝之所治也今以非其發於陰之疼痛故更舉頭痛發熱以示其例未且今當云傷寒而云大陽病者乃專於一經者也他則云傷寒者最多此六經交互相反者也餘皆仿此

大陽與陽明合病云

証兼胃實故為合病且喘而胸滿者或下之而愈於是或疑其宜下雖然先表而後裏仲景之治法也故戒之曰不可下乃麻黃湯兼氣湯之例也

大陽病十日以去云

以準繩作已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此例之辭也即與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同陽明篇云外未解病過十日脈緩
浮者与小柴胡湯脈浮無餘症者麻黃湯与此正同云胸下
及心痛云胸滿脇痛皆同小柴胡湯之所宜也麻黃湯例云
浮數豈容妄与麻黃湯乎夫舉四逆湯則四肢厥逆可知也
舉調胃承氣湯則胸實可知也是皆說方而畧症者也今於
麻黃湯亦然非其無汗身体疼痛則何以舉之若其有汗者
宜与桂枝湯也挈其重者而自見多分柴胡湯及麻黃湯之
例也

大陽中風脈浮緊云云
按中風之例脈當緩而今緊則傷寒之脈也故許氏叔微論

之曰中凡見寒脈者也愚謂未必然其何以見中凡之狀乎
中凡二字說其受之初邪然猶似未穩恐病字之謬也或云
大陽中凡二節錯雜致謬也此或然虽然果作傷寒則脈浮
緊以下皆傷寒之狀也而其狀既舉之篇首以例則當云傷
寒煩躁者復何煩舉之為而其所以詳之者無論其為傷寒
亦惟專于大陽者也故余竊作大陽病為說此具与麻黃湯
不云之傷寒而云大陽病同例煩燥与白虎湯正同所謂發
於陽者也此盖麻黃之變也若脈微弱以下乃例之辭也此
虽子必如此而通有逆而然者故舉以戒之已為逆也尚論
篇條辨後條辨續論皆有以真武湯救之六字虽固無不可

亦何止此乎此豈後人之所補入邪何則雖它有逆者乎未嘗載救之之方况曰木不載之乎論知犯何逆隨症治之此方处方之杞要亦不可不審矣 石膏如雞子大當小字汗多亡陽以下疑後人之說謬混正文也

傷寒脉浮緩云

此傷寒之例脉當緊而今反緩以中風之脉也許氏所謂傷寒見風脉者也亦唯桂枝麻黃之變已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此或似欲有少陰症故詳之曰少陰症有蓋少陰者俱欲寢欲吐不吐心煩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也此則指其欲寢者言之後條辨續論云此當小青竜湯未知是否發之恐

主之之誤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云

此至發熱而欬小青竜之正症也乾咳渴噎喘皆心下一水气之狀也云或者謂其無症或如此又或者亦皆治之也後加減法一依或字疑後人之所補入也也如小柴胡直武四逆湯通脉四逆理中丸之加減亦皆同

傷寒心下有水气云

前症云或渴此則不渴者也至此乃小青竜湯之所之也服湯以下乃例之字也寒去謂氣除去也

大陽病外症未解云

桂枝之例也

大陽病下之云々

本此有陽明之症而下之也然桂枝之症猶未已加以以微喘者也表不解故也乃例之辭也

大陽病外症未解者云々

此亦論從病者也故虽既見其可下之症而表症未已則宜先解表而後下之已故曰不可下也下之為逆乃桂枝湯及承氣之別也

大陽病先發汗不解云々

已發汗而表未解則縱有可下之症尚未可下也而下之者

固非法也故曰復發也浮為在外以下十九字疑註混正文也亦桂枝湯之例也

大陽病脉浮緊無汗云々

此至當發其汗乃麻黃湯之所之也服湯以下乃例之辭也所以然以下疑後人之所加也此麻黃湯之例也

大陽病脉浮緊發熱云々

亦麻黃湯之例也

二陽保病云々

此至屬陽明乃論其所以為保病也續自微汗可小發汗乃桂枝湯之例也設面色至之亦宜為可發汗之例也若發

汗以下疑注辭已不可從

脉浮數云

此至汗出而愈乃麻黃湯之例也若下之以下非必誤其治法而然也故云當自汗出乃解此不可發汗之例也所以然者以下疑後人之所加也

脉浮緊者云

此至汗解之乃麻黃湯之例也假令以下後人之說已

脉浮者在表云

脉浮而數者云

二節皆麻黃湯之例也

病常自汗出者云脉浮發其外又言此者以上三病皆不

此蓋後節之註文謬入于此已觀其論所以衛氣不知者可

以見已

病人藏無他病云

藏內也古者五藏或謂是五內此謂無裏症也衛氣不和也

六字疑後人之旁註謬混正文者已先其時發汗者謂其發

熱之時服藥使汗發也乃桂枝湯之例也

傷寒脉浮緊云

不汗出不發汗自別不汗出者症也不發汗者治也乃謂未

之例也與發汗之藥也麻黃湯發例也

凡病若發汗云

此虽因發汗若吐下而一旦涸之津液乎穀肉果菜以調養之則津液漸復生表裏自然和諧爾豈可以某攻之哉故云必自愈若夫病仍在者虽已經汗吐下乃豈在此數哉且隨其症以治之也已若亡津液之若字疑衍

大下之後復發云

與前節同意

下之復發汗云

內外俱虛亦表裏皆解也振寒其時解之狀也乃与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粗相似矣其狀又有如此者以上三節皆不

可某之例也

下之後復發汗昼日煩躁云

以共昼日煩躁也当有吐或渴之症已而今不然故詳之云不吐不渴乃去不吐以明其非柴胡之症云不渴以明其異白虎之症也且煩躁亦与白虎之所之不同則与乾姜甘草湯及四逆湯之煩躁正同所謂發於陰也按無表証三字疑後人之旁註謬混正文已何則三字為衍婦人热入血卒昼日明了暮則讖語与此症相反

發汗後身疼痛云

按此与下利清穀身疼痛皆先与四逆湯霍乱頭痛發热身

疾痛與理中丸而其疼痛不_不休者予之桂枝湯同例雖然今不知何加芍藥及人參生姜也惟脈之沉遲未足以盡其方也它無有後回^考證矣 各一兩三兩恐細註

發汗後云、

例云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以此例之雖已發汗身何為不可更行也此果不曰大汗出曰發汗後則例之所由起自不同也彼虽大汗出而未解者也此表已解者也故今之後惟其汗出也或疑乎可行桂枝湯雖然既無表症也復何以桂枝湯為故同不可更行以戒之也若乃表不解而喘宜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而其不汗出者麻黃湯

或小青竜湯是故更云無大熱者審其所以不可更行也大底行麻黃之例皆在其不汗出者也而今行之汗出者何或云汗上恐脫不字此未必尔何則千金治風水自汗出以越婢湯治內極汗大泄以越婢加水湯此乃常例異於是孫思邈詳之曰麻黃止汗過肉皆以其無表症方昏之蓋麻黃之變已故不放之麻黃湯而於越婢湯也今於此症亦虽汗出而喘既無表症者也則其行麻黃之法實出一轍也於是予見其不特行於不汗出又行之汗出者未見其行於有表症而汗出者也此麻黃法而一法也或曰麻黃若得桂枝則常~~若~~若得石膏則不發_所此亦一說未詳審其果然否且

夫小青竟湯又用之溢飲小青竟加石膏用之肺脹此虽非
有表症然其咳而上气也即麻痺重也麻黃桂枝之可治
已皆已無汗者与此自別矣後世從知麻黃之宜發汗而不
知又用之汗出也甚則至夏時必禁之不用可謂誤矣 可
与或主之二字恐衍

發汗過多云々

悸即所謂動悸也心中下脘上脘下各有治法焉按此症
頗似心煩而今不云心煩而拳形狀者何也此既冒之則似
可忍於身自冒之按之則如少安故人按之心煩則痞虽人
按之固不安矣故詳其形狀以其有別也

發汗後云々

气從少腹上衝心者謂之奔豚今脘下動悸故曰欲作奔豚
欲猶將也 作甘爛水法蓋註文也 醫聖元戎名曰勞水

發汗後腹脹滿者云々

吐後腹脹滿者用調胃承氣湯均是腹脹滿者也而方之下
相類又何已遠惟有汗吐之別已虽然既云後豈容拘汗吐
下乎然則何以辨別其方法也夫調胃承氣湯之於胃實固
不俟言也今救之於彼則此症本自大便不可可以知也此
其所以歧方而二之也故臨術之初必以先審此等之辨別
為要後世多拘汗吐下而專論其所以然未嘗轉服乎此

是以症之不顯而方之難處者不少遂信意任聽以於治其
不至危殆者幸矣

傷寒若吐下後云

此至脉沉緊正症也氣上衝心與上衝胸無異苓桂甘枳
湯症云脐下悸此言心下逆滿云欲作奔豚云起則頭眩足
以見其別發汗則動經以乃例之辭也此固非可汗之症而
誤其治法也變症至有復如此者此与大青竜湯之下至厥
逆筋惕肉瞤者正同彼若其救之方治則此亦必當云以真
武湯救之尔尚論扁治下下有若發汗之字非是

發汗病不解云

此既發汗表解惟裏不解故曰病不解非表邪不盡之謂也
乃與次節病仍不解同蓋其表已解則宜不有惡寒而今惡
寒故曰及是謂發於陰乃与桂枝加附子湯及甘中附子湯
之惡凡及附子泻心湯之惡寒正同既非表邪之所作又非
為精氣之虛惟以其裏之不解故也故與之以比湯已或云
不疑當作已若批此說則及虛二字最以切当虽然与發汗
後惡寒者虛故也義令無異則復何以芟之為故不可必作
已可惟處故也三字極不穩愜恐衍 疑非仲景意当細註
已食明無此五字為是

發汗其下之云

此是既發汗或下之乎未全了々加以煩躁四肢厥逆也
今虽不舉四肢厥令亦惟託方而畧之尔宜帶而脫之此蓋
非必誤其治法而變症自為然煩躁之託見_于乾姜附子湯條
下茯苓宋板作四兩

發汗後惡寒者云々

此至虛故也乃例之辭也表解而後惡寒者以所謂精氣之
虛也虛既非病也無有某之可攻焉故各半湯例云脉微而
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吐更下也與此正同惟
畧不可更云々尔夫既無有某之可攻也何以救之内經曰
養精以穀肉果菜是也不惡寒以下又与面色及見熱色者

未欲解也文例正同熱者所謂身熱惡熱也非發熱之謂也
實者所謂胃實也非後之所謂實也此調胃承氣湯之例也
宋板及作小承氣湯非是後條辨尚論扁上有惡字

大陽病發汗後云々

此至和則愈治渴之例也既而發汗病解之後大自汗出是
以至煩燥不得眠此非必病也乃以胃中乾燥也故拋其欲
飲水而先少与水以試之已至乃其不愈者有白虎湯有五
苓散其因小便不利而異其所之而已若脉浮以下乃五苓
散之正症也

發汗而脉浮數云々

此五苓散之例也

傷寒汗出云々

按中風汗出為宜桂枝湯傷寒不汗出者麻黃湯今傷寒而反汗出此豈傷寒見凡症者欬然則二陽之所主治也故其有渴者五苓散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也此猶霍亂熱多欲飲水者與五苓散寒多不用水者與理中之別也茯苓甘草湯亦用之傷寒厥而心下悸者也此與真武湯用之大陽病汗出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又用之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小建中湯用之厥中急痛又用之心下悸而煩者同例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云々

凡云表裏症者謂柴胡湯也後世所謂半表半裏是也雖然於五苓散以無所關涉矣何以論及乎此也按其始桂枝湯之症救日不解遂為柴胡症也夫虽既為柴胡症乎渴欲飲水水入則吐數先與五苓散以治其水逆也此乃仲景之治法也或云例曰傷寒中風有芤胡症但見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由此觀之則宜與柴胡湯况乎其症之具乎况乎渴亦其一症乎日晡論云渴飲水吐者柴胡湯不中與也此既与水而吐然則虽與柴胡湯亦必吐之已愈而愈吐不啻無驗故先與五苓散以救之所以柴胡湯不中與也夫然後治及

柴胡症也例云柴胡湯症不罷者復與柴胡湯蓋五苓散之
治水逆也不必問小便之利不利也此專說柴胡症乎
止此而已哉今施之他症之為水逆者數見其奏効矣於是
予益是仲景處方之妙也此乃柴胡湯之變例而五苓散之
例也

未持脈時云云

此蓋追桂枝甘中湯之症者謬入于此已不足取也

發汗後飲水多

發汗後水菜不得入口云云

二節皆五苓散之例也

發汗吐下後云云

厥陰易云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名虛煩也云發汗吐
下後云下利復可見其不拘汗吐下和已凡論中及金匱云
不得眠者五苓而方之所之各異矣五苓散例云大陽病發
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燥煩不得眠猪苓湯症云少陰病下利
六七日欬而嘔心煩不得眠皂莢丸云咳逆上氣時々唾濁
但不得眠酸棗仁湯云虛煩不得眠今此亦云虛煩不得眠
似與酸棗仁湯混矣按它用梔子豉湯之例或云煩熱或云
身熱不去或云其外有熱今云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此互而
言之其異乎酸棗仁湯症可以見已反覆顛倒乃躁之大甚

者也。心中懊懣猶謂惡寒也。而其最甚者也。集注云：日本有一服得吐止後服七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於此也。今為刪正云云。此為非吐菜也。余則謂因有香豉而宜屬吐菜已例。曰凡用梔子湯病人曰微澹者不可與服之。以為其吐菜故也。宜審焉。

若少氣云云

此承前症云。若宜無圈也。少氣與短氣異。呼吸若有若無似將絕之狀。謂之少氣。急氣速迫謂之短氣。虽形狀之異而皆腸間有停飲而然者也。澆汗若下之云云。

傷寒五六日云云

若下之後蓋非合病則僥病已非必誤其治也。而變症自為然云。煩熱云。身熱不去。皆既陽明之症也。二節梔子鼓湯之例也。

傷寒下後云云

傷寒以丸藥大下之云云

此二方固非吐劑也。蓋例子梔子鼓湯。得吐者止後服六字。當刪去也。

凡用梔子鼓湯云云

既云微澹者。况大澹乎。乃梔子鼓湯之例也。

大陽病發汗、出不解云云

此鬚鬚子苓桂木甘湯之症也然彼去吐下後此云汗出不解仍發熱云心下逆滿云心下悸云氣上衝胸身動悸欲擗地豈非異乎此与少陰篇真武湯之症大不同矣猶茯苓甘中湯与之傷寒汗出者又与之傷寒厥而心下悸者苓桂蓬甘湯又与之心下有疼飲胸脇支滿目眩也

咽嗑乾燥者不可發汗云云

淋家不可發汗云云

瘡家虽身疼痛云云

衄家不可發汗云云

亡血家不可發汗云云

以上五節虽非正論而姑為例而可也

汗家重發汗云云

關一字当細注也

病人有寒云云

又不可發汗之例也

本發汗而復下之云云

發汗吐下各有得後有順逆故發汗例以示之已虽不論及

吐而自在其中矣按本發之間疑脫先字

傷寒匡下之云云

大抵虽有裏症而表未解則先表而後裏此則及之例云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蓋變例也且下利清穀比之他裏症則急大甚矣故以先救為法也如身體疼痛則表症也以例論之當与麻黃湯而今以桂枝湯何也以既傷寒而下之續得下利而清穀者也然則裏症最急而表症已緩可以知己故与桂枝湯以解其表則自愈此霍亂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用桂枝湯同解乃較之麻黃湯症則自有輕重矣故以後救為法也下利清穀當讀為二症本以下利故遂為清穀未始有清穀者也故下利以細清穀以目也清圓通訓廁清便清膿血清水皆通同穀完穀也清穀連用乃穀不化下

泄也義它如下利便膿血果二症也故讀為一症者非矣後皆例是

病發熱頭痛云云

發熱頭痛及身體疼痛皆表症也表脉浮當浮而反沉不惟脉之沈或至四肢逆冷者也若其如此則始指其表症而先救其裏蓋亦變例也与前節同意而言四肢逆湯而畧桂枝湯也

大陽病先下之云云

此至因致胃乃論叙所以為胃家汗出自愈六字蓋本文也宜屬例而已冒爵冒也謂如功蒙蔽其目也所以然者以下

叙言謬混正文也得東和以下意義不通

大陽病未解云云

此論脈而不及症難以規則疑非仲景之說也

大陽病發熱云云

此以榮衛立說亦非仲景之言也且欲救邪凡者似文理不屬也

傷寒中凡五六日云云

渠繩尚論篇條辨集注皆無中風二字新校正作傷寒中凡五六日為是大抵其始桂枝或麻黃之症而後為柴胡症者居多而至此則非全拘傷寒中凡也故並舉以示無別乃其

所以不云大陽病也此至吧小茈胡湯之正症也或胸中煩以下兼之或否宜治之已加減法亦皆依或字不可從也

血弱氣盡云云

此蓋後人之追論前症之言誤為本文也

服柴胡湯已云云

渴亦柴胡湯之兼症也而今云屬陽明者何也此已与柴胡湯而惟渴不愈或更發渴者招乃白虎湯之所之也而其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也故曰以法治之此乃治渴之法而柴胡湯之例也

得病六七日云云

此論次鄭傷寒四五日之後以規則者也蓋失次序而在于此已按曰惡凡寒云服下滿云滿痛又不能食面目及身黃小便難等皆甚于彼一等也夫渴之与吧固柴胡湯之所与治也而今云不可与者何也此其初与小柴胡湯而不愈於是乎或二三下之病之進少既如此也因後与大柴胡湯渴猶不已飲水則吧蓋宜但吧哉亦必吐已此虽固柴胡症而其逆亦如此也所謂水逆也又水逆者五苓散之所治也故宜先与五苓散以救之然後尚有柴胡症復與柴胡症耳已矣此其所以不可与也乃五苓散之例而柴胡之變例也

傷寒四五日云云

說詳于前宜併而審焉

傷寒陽脉云云

法当二字当在先与之上為穩矣脈中急痛与小建中湯当例焉虽然或与之而發吧本或吧者皆非小建中湯之所与也故云先与小建中湯例云吧家不可用建中湯夫也者柴胡湯之所与治也欲吧且急痛不愈者当用小柴胡湯也此節小建中湯之正症而小柴胡湯之例也吧家以下乃建中湯之例也尚論篇後條辨續論移入于以下四節非是

傷寒中風云云

此論其初麻黃或桂枝症轉移小柴胡症也然其症非一焉

蓋往來寒熱也胸膈苦滿也然不欲飲食也心煩也喜嘔
也是之謂柴胡症又謂之表裏症例云本大陽病不解轉入
少陽者胸下鞅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脈弦者与小柴胡
湯是也今論之所以及于此者方其轉移之暫欲易其機而
不失其故云但見一症便是不必悉具雖然此非凡例之言
也故不曰凡而曰傷寒中風可見設例之詳悉已若必取之於
沉室柴胡湯不可与而窮矣大抵脉症悉具而後方劑可也
豈特柴胡之不然也哉故沉取而例之者非矣

凡柴胡湯病症云

下之諸以他藥下之也此非必誤其治也蓋必者大便難或

鞅等之症而与承氣者邪或以柴胡症罷者亦有之至其不
罷者則猶宜柴胡湯而已此乃柴胡之例也

傷寒二三日云云

如上小建中湯則用之脈中急痛也今又用之心中悸而煩
者自不同如此必當在小建中湯之下蓋失次而在此而已

大陽病過經云云

經者經歷也非謂經絡之經二三下之失其治法也故云及
此至与小柴胡湯乃柴胡湯之例也嘔不止以下大柴胡湯
之正症也夫虽既有大柴胡湯症而必先与小柴胡湯以解
其外而後以大柴胡湯此其治法也猶加欲用大承氣湯洗

以小承氣湯試之也 一方以下本草方為叔和之語條并
無此語為是外憂及明理論無大黃且照七味字除之者似
有誤也然既有下之二字則不除為是再剪下恐脫取三升
三字

傷寒十三日不解云云

此至矣潮熱正症也已而以下至非其治也論誤治之變症也
竊按柴胡加芒硝湯必大柴胡加芒硝也何則今日晡所發
潮熱潮熱者承氣湯症也故詳之曰潮熱者實也實謂胃實
也然則宜以承氣湯已雖然今胸滿而嘔例云傷寒嘔多虽
有陽明之症不可救之由是觀之其不宜承氣湯可知已然

則以柴胡湯乎若徒以柴胡湯則似有所欽遺於是乎加芒
硝以兼治之此乃大柴胡承氣之合方唯無厚朴已凡特云
柴胡湯云承氣湯者虽兼大小多是大柴胡大承氣湯也今
既舉小柴胡湯而特云柴胡則非小柴胡者必矣

傷寒十三日不解云云

此至當以湯下之調胃承氣湯之例也熱者身熱惡熱也
湯乃調胃承氣湯也若小便利者以下至非其治也論云誤
治之變症也若自下利以下乃調胃承氣湯之症也論曰下
利譫語者有燥屎小承氣湯主之与此同脈當微厥謂脈微
而四肢厥也厥陰篇云傷寒微而厥此或脫而字欵又曰汗出

而厥傷寒厥而心下悸此皆徒云厥而省手足字內實又胃
實也與上以有熱也互而相發

大陽病不解云云

此至血自下乃挑核承氣湯之正症也雖然其表不解則尚
未可與之當先解其表已當此之時有血下而自愈者表解
而後猶少腹急結者未愈者也於是乎乃可與之已所以知發
結膀胱者以其如狂及少腹急小便自利也下者愈以下墮
抵當湯症有小便自利今不云小便者其見血自下也下者
愈以下皆例之辭也 且挑核承氣湯方：字當衍
傷寒八九日云云

胸滿句煩句句各有一症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此大似桂
枝附姜湯症其所異者胸滿澀痞也乃所以與此湯也

傷寒脈滿云云

傷寒發熱云云

二節論縱橫皆鍼法也或素靈之說不可從矣

大陽病二日反躁云云

古時有假火氣以攻邪之術也溫鍼燒鍼及董法之類是已
而又多以此誤其治者故以下論其變症以示例也雖然此
非必正論姑存非已今吾邪之俗間有稱溫石者以石若尾
作之乃投火而焚之取出澱之塩水裹綿以溫其疾上此類

年温鍼者也又市井之側有名寬浴者其制如窰狀如地室
然布巨於地黏土塗覆其上客人可下人乃燃柴其內合大
氣光急取去灰布以濡塩臥人其上閉戶密塞了便氣洩飲
頃遍身汗出如水流滴然後始出焉如此者不但一再然後別
設湯以浴焉市井之賤人役夫患諸疼痛或侵邪凡者多因
此以取快多又有齷浴有塩齷浴虽制異于此乎其假湯之
气而發汗攻邪一也故試論之乎

大陽病中風云云

續論無病字亦非必正論

傷寒脉浮云云

亡陽二字疑後人之旁注謬泗正文也此火攻之變症已

形作傷寒之一條脫此字

以去芍藥何以加芎

大陽病以火薰之云云

金匱云火邪桂枝去芍藥加芎瀝牡蛎竜骨救逆湯主之此
亦火攻之變症各以火邪也清血乃下血也

脉浮甚甚云云

火攻之例也實以虛治四字可疑

微數之脉云云

此至為煩逼火攻之例也以下論說不可從矣

脉浮宜以汗解云云

年温鍼者也又市井之側有名寬浴者其制如窰狀如地室
然布巨於地黏土塗覆其上容人可下人乃燃柴其內合大
氣光急取去灰布以濡塩臥人其上閉戶密塞了便氣洩飲
頃遍身汗出如水流滴然後始出焉如此者不但一再然後別
設湯以浴焉市井之賤人役夫患諸疼痛或侵邪凡者多因
此以取快多又有甌浴有塩甌浴虽制異于此乎其假湯之
气而發汗攻邪一也故誠論之乎

大陽病中風云云

續論無病字亦非必正論

傷寒脉浮云云

亡陽二字疑後人之旁注謬泗正文也此火攻之變症已
然不知何以去芍藥何以加芎

大陽病以火薰之云云

金匱云火邪桂枝去芍藥加芎瀝牡蛎龜骨救逆湯主之此
亦火攻之變症各以火邪也清血乃下血也

脉浮甚甚云云

火攻之例也實以虛治四字可疑

微數之脉云云

此至為煩道火攻之例也以下論說不可從矣

脉浮宜以汗解云云

亦火攻之變症名以為火邪此為下桂枝甘中竜骨牡蛎湯
設之例謬出于此已

欲自解者云云

此蓋後人論叙前節脉浮者宜以汗解者也

燒鍼令其汗云云

此至矣并脉蓋本文也氣從少脈上衝心今謬混正文已矣
其核上此或然未必也

火逆下之云云

火逆之義見于前此以其似可下之症下之也既下之而再
逆復何燒鍼而三逆故至煩燥已此与救逆湯之症畧同而

少異可交考

大陽傷寒者云云

條辨必作心亦火攻之例也

大陽病当惡寒發熱云云

大陽病吐之云云

病人脉数云云

三節皆論吐必当有所屬已姑為吐之例可

大陽病過經十餘日云云

按論云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吧吐而下利者大柴
胡湯主之今欲吧吐胸中痛大便反澹此相類而非柴胡症

何耶且与調胃承氣湯以吐下之似非其治矣若夫吐而可
治何不与吐藥也瓜蒂散例云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
梔子豉湯例云曰微澹者不可与服由是觀之不宜吐藥可
以知矣論云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与調胃承氣湯又
自下利脉及和者反腹脹滿者皆用之因是推之宜其与之
也此本欲嘔吐而未吐得湯乃自吐下以其非吐藥故不
曰令而曰自吐下病除故曰極可以見已設令与之吐藥而吐
之病必不除此之謂非其治也先此時者謂未至微為心煩
微煩亦唯有輕重已故虽既至于此猶与調胃承氣湯可矣
若不尔者盖指柴胡症言之往來寒熱者与大柴胡湯此最
易混故下詳之曰但謂其無往來寒熱也乃所以非柴胡症
也以嘔故以下追論之言也

大陽病六七日云云

此至小便自利者抵當湯之正症也乃与之而下血則愈桃
核承氣湯症云其人如狂今云發狂乃熱結旁光在下焦之狀
而彼見血自下此未見血故云小便不利次示血症之諦也
輕重自見自利盖對不利言之謂能通而所滯其常不異也
鞭滿急結亦少異矣宜從桃核承氣湯審其所以然者以下
論說之言也下血乃愈乃例之辭也

大陽病身黃云云

此至為無血也瘀熱在裏之狀而茵陳湯之所之也小便自利以下乃候血症之法而抵當湯及桃核承氣湯之例也云滿急結鞭滿及如狂發皆互而言之凡候瘀血之例不一而止焉論云滿之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嘆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脈不滿其人言我滿為有瘀血又云病者如瘧狀煩滿口燥而渴其脈反無熱者此為陰狀是瘀血也又云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急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此屬帶下瘀血在少腹不去其症唇口乾燥故知之又云陽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又云消穀喜餓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之症候也又有瘧

入血室者經水或來或斷往來寒熱發作有時譫語如見鬼狀者是皆柴胡湯之所之而不与此症同宜併而審焉

傷寒有瘧云云

比之抵當則症稍緩矣故減水蛭蟲各五個作丸糞以服之与它服丸法不月時時謂周時也以下非徒例於丸於服湯尔例之辭也

大陽病小便利者云云

此盖因抵當湯條下論小便利不利說及于此已今屬五苓散或猪苓湯之例可也

大陽病脈症并治下

問曰病有結胸云云

以問答為說專脈推症未為詳悉此或出後人之手予結胸之狀往往見下

藏結無陽症云云

藏結之例也論藏結者凡三而未嘗載治方徒論說而已

病發於陽云云

陰陽以表裏言之熱入二字不可讀恐衍此結胸及痞之例也

結胸者項亦強云云

此結胸之一狀也蓋結胸者膈內拒痛心中懊懣心下曰鞭

或心下滿而鞭痛或心下痛按石鞭者或從心下至小腹鞭滿而痛不可進者等是也注家多泥結胸陷胸字欲必未求之心胸間或作心上為說鑿亦大甚大名失則德故名不可不正今云結胸陷胸則當在心胸已雖然不可得而候者唯心以下故曰心下若乃在心胸間則云心中痞云懊懣云疼熨云煩云悸而煩云胸中塞云滿而煩云結痛云痒云故作心上者非矣

結胸症其脈云云

結胸症悉具云云

二節皆陷胸丸陷胸湯之例也

大陽病脉浮云云

浮則為風以下十六字疑叔和分注混正文也此誤其治變為結胸已若以下因其變症復有如此者舉以示之乃茵陳之症也

傷寒六七日云云

枳實枳云熱結謂數日不大便惡熱者也

傷寒十餘日云云

熱結在裏謂胃實也所以其熱在裏者以往來寒熱也望之如不有熱色故云復大柴胡湯之例也按此為水結在胸膈也但頭微汗者二句恐乃說柴胡之症也宜屬于上俱結

胸無大熱者大陷胸湯所宜治也宜于下不尔於義為不通

大陽病重發汗云云

不大便五六日以下頗似大承氣湯症而今不以彼而以此何耶承氣湯例云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因此觀之何以大承氣為大抵古人不妄處方而示規則如此豈不明暢否哉

小結胸病云云

此不按則不痛者也較之結胸症則稍緩矣故云小心下滿而鞭痛者為結胸但滿而不痛者名為痞則虽按之不痛也按千金方有名酒陷胸湯者虽症少異乎大便若結則宜用之已

大陽病二三日云云

此惟論所以為結胸及快熱利已寒分但作寒飲見之水分氣分等字皆無意義四字下疑脫五字

大陽病下云云

此徒以脉論之疑非仲景之說也

病在陽云云

陽即表也應以汗解之二句桂枝麻黃二湯之例也以冷水溼之若灌之聞本邦邊金適有此俗未聞中土人有之也按此至五苓散當為一節寒實以下症大異義自別奇用圈已寒謂邪氣也例云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

為胸有寒是也實如胃實之實例云心中溫之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強遲者此胸中實是也寒實結胸謂寒邪停寒心胸間心下鞭痛者也而其稍輕者小陷胸湯其最甚者白散宜隨其脉症而處之已無熱症者即無大熱也謂無表症也強人羸者見于前按身熱皮粟不解以下蓋注文也

大陽與少陽併病云云

此豈論小柴胡湯之症者欵虽非必正論而姑為不可發汗之例也

婦人中風云云

婦人年丈夫所異者惟此而已故立目以別之而其於治法無有異也桃核承氣湯症熱結旁光其人如狂血自下今經水適來胸腹下滿如結胸狀讖語少腹急結與胸腹苦滿相對可見各有其分也此乃柴胡湯之症也當刺期門二寸說鍼法實謂邪實也

婦人中風七八日云云

集注云經水適斷四字當在七八日下未知是否抵當湯症其人發狂者以在熱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今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其血之結一也症則有上下之異也或發發作有時者以胸腹若滿也

婦人傷寒云云

雖岐論中風傷寒而非敢拘之也候其輕重已暮則讖語即潮熱也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此大承氣湯之症已今經水適來然則柴胡加芒硝湯或桃核承氣湯等宜擇而處之已無犯以下疑非仲景之說不可從矣

傷寒六七日云云

微惡寒則表症未全去也肢節四支百節也心下支結謂邪結心下也此頗似結胸以其無痛為別有表裏既如此所以桂枝柴胡之合方也

傷寒五六日發汗云云

小柴胡湯症云胸脹苦滿柴胡桂枝湯症云心下支結此則
徒云滿云溢結自有輕重也但頭汗出往來寒熱是為其兼
表症或也故曰此為未解也乃例之辭也初服以下亦服後
之例也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云云

此蓋後人之追論削症者謬為正文也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云云

此至汗出而解柴胡湯之例也往來寒熱胸脹苦滿默々不
欲飲食心煩喜嘔此柴胡症也今嘔而發熱乃柴胡症之具
也非謂悉具其數症也以他藥下之蓋謂承氣湯以其有胃

中火之症也故曰雖下之不為逆也然柴胡症仍未已故復
下柴胡湯也若心下以下乃說其下為逆者至此又有結胸
與痞鞭之別也但滿而不痛者為痞鞭此半夏厚朴湯之正
症也柴胡不中下之亦柴胡湯之例也

大陽年少陽候病云云

例云不可發汗吐之乃柴胡湯所宜也而今下之故云及當
其成結胸則宜陷胸湯下利不止乃快熱利甚此桂枝人參
之正症也水漿不下心煩乾善黃連黃芩人參湯若五苓散
水藥不得入口所謂水逆也按此必當有所屬而未可知不
則脫商已

脉浮而緊云云

初麻黃湯症而誤下之至其重者則為結胸此則為痞也乃
大黃黃連瀉心湯之例也誤出于此按緊及入裏四字疑衍
大陽中風云云

曰表解者乃可攻之則表不解者不可攻自在其中乃十棗
湯之例也下利吧逆及其人以下似大柴胡症而最甚者
也不惡寒者此表解裏不知也乃例之辭也按肥者十枚四
字恐注文羸人服半枚外臺因各五棗湯

大陽病醫發汗云云

此或後人論說大黃令瀉瀉心湯之症有欽其論陰陽二句

大非仲景之口氣他則似無害故今除此二句也為大黃令
瀉瀉心湯之例可

心下痞按之濡云云

按此冒頭必有大陽病症發汗或復下之節數字恐脫商已
痞非痞鞭按之未嘗見其痞惟其人自覺痞也例云脉浮而
緊而復下之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是也脉關上浮者
此未可必也

心下痞而復惡寒云云

痞例子前症此虽惡寒且汗出而無發熱也下出大黃令瀉
瀉心湯之例可交考也

本以下之云云

徒云浮心湯乃云痞不云鞭則必大黃之連浮心湯也口燥
句煩者口乾燥且煩熱也乃五苓散之例而大黃之連浮心
湯之變例也

傷寒汗出解之後云云

乾噫食臭所以胃中不和也腹中雷鳴所以腹下有水氣也
如半夏浮心湯則唯心下痞鞭此則加散症如此也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云云

傷寒中風並舉与小柴湯同其始麻黃或桂枝之症而誤下
之遂為下利以下之症一逆也謂病不尽復下之再逆也至

其症益甚乃甘中浮心之正症也此非結熱以下以与結胸
易混故論之已結乃結胸之結熱實寒熱客氣邪實也穀不
化節清穀雖然与用四逆湯者症自異矣審其按卷後載耳
中浮心湯方無人參金匱要畧及千金皆有因今從之

傷寒服湯藥云云

此至利益甚血正文也始以誤其治為下利不止心下痞鞭
一逆也於是服半夏浮心湯則可愈而反以承氣湯之類下
之再逆也又与理中湯則利益甚三逆也服宜心湯已乃例
之辭也理中者以下注文已蓋赤石脂能通利小便能治下
利故注之曰当利其小便

傷寒吐下後發汗云云

虛煩既發汗吐下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也脈甚微表已解
裏未矣也按此至經脈動惕者十寒湯之症也而治之不中
適有為痿弱者此徒論說已姑為十寒湯之例可

傷寒發汗云云

此与生姜泻心湯症畧相似而後則脘下有水氣腹中雷鳴
下利是為異已今考噫氣不除之辭則此或始有腹中雷鳴
等与之生姜泻心湯下利止唯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耶噫
氣即暖氣也又按代赭石能治腹氣吞酸或云牡蛎亦治
下後不可更行云云

既見中篇彼云發汗後且無若字此云下後可見其不拘前
症也

大陽病外症未除云云

桂枝或麻黃之症謂之表症又謂之外症例云外症未解者
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又云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
不解表症仍在當發其汗今云外症未除然則宜用二湯已
而及數下之因為快發利心下痞硬也按此方於人參湯加
桂枝增甘中者也

傷寒大下後云云

陽子写心湯云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無熱同唯無汗出字

已是何以見其表不解之狀也按例云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而字畧之欵否則附子寫心湯易別此桂枝湯及大黃芍連寫心湯之例也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云云

此虽心下痞硬而表症未全除所謂表裏無也表裏必以大柴胡湯故不以寫心湯者以之乃寫心湯之變例而大柴胡之例也

病如桂枝症云云

如桂枝症謂其氣上衝者也一非以表症言也項不強而發熱惡寒在其中胸后條并作心胸中痞鞭字無謂疑衍寒

謂邪實也非寒發也亡血虛家可疑然姑為瓜蒂散之例宜

用圈已

病臟下素有瘕云云

藏結見于前

傷寒病若吐云云

病字當衍唯言吐下而發汗在其中七八日不解此主裏症言之表裏俱發謂惡熱也非發熱也故時々惡風已此已裏症專而表症微可以知矣大渴以下乃熱結在裏之狀也以

傷寒無大熱云云

下三節千金皆用白虎湯

大熱謂表症熱也口燥口渴口乾燥且煩渴此乃裏有熱之
狀皆微惡寒表症僅此而已

傷寒脈浮發熱云云

白虎湯之例也按此蓋麻黃湯之症而兼陽者也既其渴也
或疑乎可先救其渴故論及于此也今夫假令渴欲飲水而
表症如此則當先與麻黃湯以解其表也故曰不可與白虎
湯表解而後宜治其渴也故曰無表症者至之凡云表症者
謂桂枝麻黃之症也

大陽少陽併病云云

初唯大陽而后見少陽症謂之併病柴胡湯及承氣湯之例

也

大陽少陽合病云云

合病見中篇下利後之所謂泄瀉也服法下若吐者以下

依前例當作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於黃芩湯方中加半夏
半升生薑三兩

傷寒胸中有熱云云

欲嘔吐所以胸中有熱也腹中痛所以胃中有邪氣也按此
方於半夏瀉心湯方中去黃芩代桂枝增黃連其法異也

傷寒八九日云云

風濕相搏條辨云搏攢聚也言風與濕相搏合圍聚共為一家

之病也未知是否唯以下數症為風濕相搏之狀可也身體
疼向煩向柴胡加竜骨牡蛎湯云一身疼痛重不可轉側白
虎湯云身重難以轉側此最易混故拳不吧不渴而詳于二
湯所之自別也若其人以下似可疑小便自利去桂用朮四兩
也無可例推者自利或不利之誤歟不利用朮者居多如真
武湯及去桂加苓朮湯猪苓湯則皆無桂五苓散甘中附子
湯皆有桂而朮不過二兩或三兩雖然皆未嘗論大便今云
大便艱則固不可以此例推之果其不利也審矣自利不利
之反能通利而不渴也加抵當症所云是也又有以頻數言
者如此是症是也今所以大便堅艱者以小便數也小便數者

大便必艱後世謂自利為遺尿者謬矣夫述之治小便不利
必假桂苓而能奏其効亦猶半夏之治吧必生姜翼之力驗
且朮必為利小便則小柴胡之小便不利桂枝加附子之小
便難何以不用之已不可復枚舉多今於加前症以大便艱
小便自利者去桂用朮者尽用朮之變欵此必有說雖然時
移物換其詳不可得而稽焉闕如以俟後實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云云

煩疼煩屬于疼謂其疼之苦煩也桂枝加附子湯云其人惡
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輕重可以見也其証如此且
有微腫者有否者故云哉

傷寒脈浮滑云云

此以脈搜症難以準則白虎湯症見于前皆以煩渴為主陽明以下亦往往有之可互考已表有熱裏有寒續論作表有

寒裏有熱

厥陰篇三傷寒脈浮而厥者裏有熱也此之推之續論近之

傷寒脈結代云云

此蓋千金之方後人之所補入也

脈按之云云

此注叙結代之義必自脈往來

辨陽明病脈症羌治法

問云病有大陽 陽明云云

既設合病併病之名辨其或交日一轉者而病形之無不盡復只何批一陽明而為三哉此必後人之說不可從矣

陽明之為病云云

此說陽明之狀也當在發首矣以下凡云陽明病者必統此而言之尚論篇實下有是字蓋仲景未嘗論藏腑而今特繫之胃者凡不大便數日或難或硬皆謂之實所以繫于胃也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云云

此說所以初大陽病而遂為陽明病也所謂得病也如廁者必更改其衣故謂不大便者為不更衣內實即胃實也

問曰陽明病外症云云

此說陽明之症者也二說皆以各問起論此豈後人之所設耶
曰去劑至答曰數字為正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云云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云云

二節皆非仲景之說不可從矣

本大陽初得病云云

亦論所以遂為胃實乃大陽之明候病也大陽篇云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大陽病症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蓋仲景之方常慎其先後況後之摸擬其術者可不慎乎此承氣湯之例也

傷寒發熱無汗云云

此論少陽之明候病者也例云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之不可發汗又云少陽中凡而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又云傷寒嘔多虽有陽明症不可攻之此皆以小柴胡湯言之由之推之既其有胸滿而煩嘔不能食等症則虽發熱無汗而不可与麻黃湯可以知已虽遂為胃實而未可用承氣湯而亦可知矣此則承氣湯之例也
注云肌肉潤而微汗不乾之白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云云

此未足以尽陽明之脈也按三日字可無与傷寒三日三陽

為三陰當受邪云云辭氣大似必自傳經之說來也脈大下或脫商

傷寒脈浮而緩云云

此必後人之論說不可從矣

傷寒轉繫陽明云云

亦論其所以為胃實也

陽明中風口苦云云

數日不更衣或難或鞭乃陽明也口苦咽乾少陽也發熱惡寒脈浮緊大陽也然則三陽合病也下有注与此全同者唯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為異已所以為中風此已胃實而

加以脈滿則如宜與承氣湯然雖然有例云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下瞋脹此亦云下之則脈滿小便難也然則為其不可下之症可以知也脈浮緊發熱惡寒加以微喘則如宜與麻黃湯然雖然有例云若發汗則燥心憤々反譫語若加燒鍼必休惕煩燥不得眠其不可發汗亦可知也然則何以或按曰虛陽云三陽合病脈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此亦戒發汗及下因是考之此說雖無身重以下之症亦惟可與白虎矣故余則屬之白虎之例矣

陽明病若能食云云

能食以其較輕也故為中風不能食以其最重也故為中風

中寒即傷寒也

陽明病若中風云云

陽明病欲食云云

二節就能食与不能食風与寒而起論必後人之所已不可從矣

陽明病欲解時云云

此必後人之附會也說見大陽篇

陽明不能食云云

陽明病脈遲云云

二節皆就中寒而起論議不可從矣

陽明病法多汗云云

大有既字乎病差後有如此者而非可必行藥也今味文意非是之謂久虛字可疑亦出後人手耶

陽明病反無汗云云

陽明病但頭眩云云

二節徒論說已不足批表

陽明病被火云云

陽明病無汗云云

二節亦惟論說已然姑屬茵陳蒿湯之例

陽明病口燥云云

此無意欲飲水及不渴者及亦論說已

陽明病本自汗出云云

按此至必鞭故也蓋正文也既為陽明病則如宜行承氣湯者觀其云病已差尚微煩則似未可必行之宜審其脈症較之輕重而處方施治耳以亡津液以下辭氣自別此必後人所敷演耶然非全若此煮也姑為承氣湯之例

傷寒吧多云云

吧多柴胡症也 虽胃實猶未可与承氣湯吧止而後宜攻胃實矣此承氣湯及柴胡之例也

陽明病心下鞭滿云云

心下鞭滿乃結胸也各有治法此承氣湯及大陷胸湯之例也

陽明面合赤色云云

面合赤色表症未除之狀也亦承氣湯之例也必發熱色黃以下乃茵陳蒿湯之症也

陽明病不吐不下云云

所以心煩者其不吐不下也所謂胃實已它胃氣不和譫語者或自下利脈及和者或不惡寒但惡熱者或發汗不解蒸之發熱者或發汗吐後腹脹滿者等可互證也

陽明病脈遲虽汗出云云

設例三樣始則大承氣湯中則通大小終則小承氣湯也乃

至有潮熱者大承氣湯之正症也此外欲解以下之例辭也
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汗多微濇熱惡寒此就上汗出不惡寒
而岐論之也外未解也省止外欲解未可與承氣湯省上可
攻裏也亦皆例之辭也若腹大滿不通者若便後人施術必
以大承氣湯而反以小承氣湯此執之之極括而術之變也
自非老手段則良能至於此乎微和以下亦皆例之辭也

陽明病潮熱云云

此至不與之亦大承氣湯之例也若不大便以下候燥屎之
法而小承氣湯之例也可與之不可攻之皆以大承氣言之
欲飲水者與水則噦此所謂水逆也水逆者五苓散之所治也

夫然後以小承氣湯而已矣不轉與氣者慎不可攻之也二
句再或行大承氣湯也

夫實則瀝語云云

實謂胃實所謂邪氣盛也乃蕪之所能治也虛謂痛已除所
謂精氣奪也此非某之所能治矣瀝語鄭聲虛實之分可辨
知也鄭聲重語也蓋叙言已古辭亦有如此者如降水者洪水
也是也此乃承氣湯之例也蓋仲景之所以論及于此者必
有也大抵行承氣湯之例虽如多端而瀝語潮熱肢滿等無
不皆由胃實為承氣湯之準的也至乃言之則為三矣瀝語
鄭聲本自易混瀝語日疾鄭聲則否今不弁其分而謬鄭聲

為讖語投以承氣之劑已不惟其不中言之必甚或誤讖語
為鄭声失其治法也勢之駛卒至不可救矣仲景其若大故
特於承氣湯設例重戒最為詳悉後之為術者不可審其如
後世所論則煩似強弱故於精氣必言之於邪氣亦之可謂
終矣

直視讖語云云

發汗多云云

二節皆承氣之例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云云

此至如見鬼狀大承氣湯症也獨語即讖語也若甚者以下論

其甚者与微者之分已讖語者字当作亦不然当衍

陽明病其人云云

此小承氣湯之正症也

陽明病讖語發潮熱云云

首以小承氣湯者候燥屎之法也今与之不微於是更以大
承氣湯已欲曰因乃與之至明日尚不大便脉反見微淡者
此既非大承氣所宜也脉反微淡顧上滑疾盖裏實最盛之
脉症也今已微淡者精氣之奪可知也故曰裏虛也當此之
時要識讖語鄭声之別而不失其宜耳尔不尔或以其与大
承氣湯不大便謂藥力未逢而頻々促其服以受敗者盖不

少矣是故云勿更云不可更及復以戒之乃大承氣湯之例也

陽明病微溏有潮熱云云

亦候燥屎之法也若能食者但鞭尔一与在潮熱下為煩蓋例法也此且論輕重也

陽明病下血云云

亦熱入血室之一也此則挑核承氣湯之例也

汗出讖語云云

傷寒四五日云云

按前節汗出讖語者似突然今推文意後耶傷寒四五日脉

沉而喘滿十字宜在汗出上稍為穩沉者在裏以下二十五字宜在須下之下義亦通二節錯雜致謬尔若夫二十五字乃論其所以表症已解為胃實尔此為風二字義不通當衍過經以下注叙混正文也今折拗如此者則辭煩症備而足以規則矣此至在胃中也大承氣湯之例而候燥屎之法也煩下之乃例之辭也

三陽合病脈滿云云

此至遺尿乃白虎湯症也今不及大陽症者以其疾微也口不仁口苦之最甚者蓋口乾燥或舌有苔則不能弁五味枕身軀麻痺不知寒温也故謂之不仁此且於三陽之明症最

重者也。太抵虽有裏症而表未止，則先表而後裏，治例為然。如白虎柴胡二症，則虽表症仍似宜桂麻之劑者，必俟發汗及下，或之何則？白虎之為症，已微裏太甚者也。柴胡之前症，有表有裏者也。當是之時，發汗及下皆既非其所宜矣。故於此二症，以其非常例，特發例以戒之。尔今云若自汗出者，則若具不汗出者，似不可与此殊。不然，虽其無汗者，固与之已若果必於自汗出，則必發其不可与之例也。自汗出，陽明之常也。前症固無汗而尽，白虎之症，虽然此桂枝附子湯柴胡加竜骨牡蛎湯，其症粗有所易混，以故舉陽明之常自汗出者，以審其為白虎之症，盖不可疑矣。故云若

二陽之併病云云

今虽云併病而大陽症已罷，則特陽明而已。乃大承氣湯之例也。

陽明病脉浮而緊云云

此至身重，盖白虎湯之症也。亦惟三陽合病而陽明大甚者也。此頗似大承氣症，虽然下舉下之謬，則其不可下可知矣。例云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今虽脉浮緊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寒身重，則表症已除者也。故不可發汗。已為此術者，不可不審焉。此与前節陽明中風可參。故已乃白虎湯之例，而麻黃湯及大承氣湯之例也。若下之，以下梔子

豉湯之例也

若湯欲飲水云云

若脈浮發熱云云

二節皆承前症而言圈誤矣既有前症而渴欲飲水其小便利者宜白虎湯其不利者宜猪苓湯當識此分而處方而已

陽明病汗出多云云

汗多而小便自利者白虎之症也故曰不可与猪苓湯若其小便不利者非白虎湯之所宜也亦当與猪苓湯已乃猪苓湯及白虎湯之例也以汗多以下盖注叙之言謬為正文焉

已

脈浮而遲云云

表熱謂肌表之熱也与發熱有別裏寒以下利清穀說為一症說見于大陽篇乃四逆湯之例也

若胃中虛冷云云

脈浮發熱云云

二節皆論說已胃中虛冷就前節裏寒而起論發熱口乾鼻燥亦就表熱而起說盖出字後人之手者乎

陽明病下之云云

其外有熱亦謂肌熱也若夫誤下則手足冷為結胸者多此則不然變為心中懊憹故云溫不結胸心中懊憹乃虛煩之

甚者非胸中有物之謂也若乃有物謂之實則凡蒂散所之病其自別此梔子豉之例也

陽明病發潮熱云云

例云潮熱胃實也今大便澹則何以謂之胃實例又云下利譏語者有燥屎也由是觀之譏語潮熱皆燥屎之為而所以為胃實也虽不利必有燥屎可以知矣然則宜用大承氣湯已矣然今胸脹滿則未以為常如胸滿則柴胡湯之所宜也然特用柴胡湯於潮熱未切因加柴胡以芫硝而似無所通矣而今特云小柴胡湯豈其謬耶行柴胡湯有例云二三下之柴胡症仍在者定与小柴胡則仍未解与大柴胡下之則

知

愈不云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其外後以柴胡加芫硝湯由是觀之先以小柴胡湯而後以大柴胡湯此其例也今特以小柴胡湯者或舉其尤而謬遺其後耶以今考之此柴胡加芫硝湯之例也

陽明病胸下鞞滿者云云

胸下鞞滿不大便而嘔皆大柴胡湯症也今為小柴胡湯者謬矣上焦得通以下注釈之言不可從也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云云

此至耳前後腫漸加至于此者已虽然外症仍在則宜先用小柴胡湯已無餘症者指腋下及心痛等言之例云脈浮者

一表

病在表可發汗故曰無餘症者宜麻黃湯表解而後可攻也
身面目悉黃小便難是茵陳蒿湯所宜也若不尿以下加前
症一等故云不治例之辭也大陽篇云十日以去脈浮細而
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腹痛者与小柴胡湯脈但浮者与
麻黃湯与此款同宜參觀已續論集注又作久

陽明病自汗云云

此至不可攻之承氣湯之例也續論云津液枯者用蜜煎導
漿邪盛者用胆導集注曰或用土瓜根搗汁竹管灌入穀道
如無土瓜根胆汁和酢導之尚論篇云今虽大便不行而一
無所苦但自汗且小便利是將發乾燥非堅結也故以其寒

苦寒者一洩其氣枵之硝黃閉結而反從下達邪低故見實滿
等症則小便利正屬可攻之候矣條弁云虽上或下当有大
便二字挺下有子字準繩欲作候候亦作候

陽明病脈遲云云

此因胃實症而表症未解者也故脈浮且有惡寒乃其以無
汗而喘麻黃湯為宜此麻黃湯及承氣湯之例也

陽明病發熱云云

此至不能發黃也承氣湯之例也條弁云越散也剗頭而還
條弁云言汗自頭出至頸自頸脊分還而不下按小便利
而渴發黃者茵陳蒿湯之症也

陽明症其人喜忘者云云

症一作病喜忘喜吧喜噦喜餓好通用各腕中有善臥善寢等語
皆時々之意此候瘀血之法也所以然以下至今喜忘十三
字蓋注叙之言也乃抵當湯之例也

陽明病下之云云

心中懊憹而虛煩者梔子豉湯之症也此則胃實而煩乃下
承氣湯之例也因次節論和燥屎之法以審其必可攻也脈
微滿至不可攻之例之辭也

病人不大便云云

此因節節去有燥屎者可攻而舉其狀詳之已又候燥屎之

法也

病人煩懣云云

煩懣屬惡熱此虽已煩懣若其表未解則必脈浮惡寒當是
之時藉使有胃實症未可與承氣湯宜先與桂枝湯解其表
已故云汗出則解日晡所發熱即潮熱也潮熱者胃實之候
也故云屬陽明也按脈實者及虛字疑後人之例加也此桂枝
湯及承氣湯之例也

大下後六七日云云

煩懣也亦候燥屎之法而大承氣湯之例也所以然以下十
字疑後人之插入也

病人小便不利云云

此必有屬矣。喘冒續論云：喘急昏冒，亦候燥屎之法。而大承氣湯之例也。

食穀欲吐者云云

似突然而發，食穀上或脫症，乎得湯以下，後人之所加也。雖然非無若此者也，姑屬例而可。

大陽病寸緩云云

此至不吧，脈症為然。今誤下之故，為心下痞，當是之時，若其表仍未解，宜先與桂枝湯，已表解而後，宜治心下痞，乃大黃、芍藥、枳實、芍藥湯之例也。如不可者，未行下藥也。此至屬陽明也。

白虎湯其小便不利者，猪苓湯其微有表症者，五苓散也。故云：但以法救之。

脈陽微云云

陽脈實云云

脈浮而芤云云

以上三節皆下胃氣強而論說，蓋脈經之餘言也。

趺陽脈浮云云

此搜症以脈，必非仲景之說也。蓋小便數，胃氣強，其脾為約，大便難症之可取者，是已難要畧為堅。

大陽病三日云云

條并云蒸之熱氣上行自尚論篇熱勢自內騰達於外如蒸
炊然胃實之驗也按此者屬寒熱也

傷寒吐後云云

按此必胃實症蓋提方而畧症且本大陽篇厚朴生姜半夏
人多湯而審焉以下二節皆調胃承氣湯之例也

大陽病若吐云云

此言既發汗表症解之後也所以大便堅者以其小便頻數
故也故云因乃小承氣湯之例也

得病二三日云云

傷寒六七日云云

按此失序為前後已前節乃論後即六七日之前者而後大
承氣湯之例也故云二三日曰至四五日又云表裏症前節
乃論之云無大陽柴胡是也心下鞭已非滿且痛也大便難
身微熱者此為實也實胃實也此雖云急下之宜量小便之
多少待屎之定鞭而後行之已行又云若不大便六七日恐
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予小承氣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
燥屎乃可攻之若不時失氣者此但初頭鞭後澹不可攻之
它候燥屎之法往往有之宜參考已目中不了了明不和亦
胃實之一候也凡行大承氣湯常可從此而例焉

陽明發熱云云

此虽云发热而非有恶寒者也若有恶寒则表症未除也條
并陽明下有病字續論有出字

發汗不解云云

例云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燥屎也又曰
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燥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今腹滿
痛亦必煩屎也

腹滿不減云云

今云不減則既其行小承氣湯而以候之矣然其滿未足言
減故行大承氣湯也

陽明少陽合病云云

按其脉以下至負也十九字恐脉家之分注謬混正文也不
可從矣

病人無表裏症云云

表裏以莖胡言其脉尚浮數則疑于表症未除虽然無惡寒
但發熱且不大便數日則既專于陽明復何容疑故云虽脉
浮數者可下之乃承氣湯之例也假令以下論瘀血之候也
乃當其可下而下之然脉浮數則自若乃其熱猶不去之狀
也故云合發云云犹云快發食已節欲食謂之消穀若饑乃
瘀血之一條也且多食則大便亦多而及至六七日不大
便所以為瘀血也乃抵當湯之例也

若脉数不解云云

当属前节圈误矣均之虽以承气汤此则续自下利并其瘀血下之其症之变为然此桃花汤之例也

伤寒发汗已云云

此或论说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欬於寒温中求之六字不可

读
伤寒七八日云云

按前症有但头汗出而小腹微满可互考矣

伤寒身黄发热者云云

较之茵陈蒿汤症则轻重自见按宜明论方云头微汗出小

便利而微发黄者宜服之

伤寒瘀热在裏云云

此举茵陈蒿汤症之半为未審矣茵陈蒿汤症曰但头汗出身无汗刮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裏身必发黄按此方或出千金方欬又按以上三节当例茵陈蒿汤下盖失序者也

辨少阳病脉症并治

少阳之病云云

此说少阳之状者也以下凡云少阳病者统此状而言之條并之下有為字

少陽中風云云

胸中滿而煩者柴胡湯症也故曰不可吐下乃例之辭也

傷寒脉法細云云

傷寒而頭痛發熱似麻黃症脉當浮緊而沉細故為少陽柴胡湯所宜而非麻黃所宜欲去不可發汗乃例之辭也大便鞭則讖語故曰屬胃此承氣湯所宜故曰胃和則愈

本大陽不解云云

例云傷寒中風有柴胡症但見一症便是不必悉具此要當其將轉入之時得一症急与之令不至其深尔凡經吐下脉必見遲細當以為然今尚不吐下而見沉緊者其所以既無

日大陽症專為少陽也乃小柴胡湯之例也

若已吐下云云

例云少陽不可吐下今云已吐下此就前節尚不吐下而發論宜無圍已若夫發汗過多則或為大便難謂之胃實今則讖語是為承氣湯症且此本柴胡症誤其治及其症罷而變為他症故為壞病宜隨其脉症而能治而已故云以法治之

三陽合病云云

不載治法此或既商但欲眠睡自合則汗此症間有之蓋柴胡湯之例也

傷寒六七日云云

陰陽以表裏言之無大熱無表熱也此言大陽症罷為陽明或少陽者也陰不必三陰此難論說乎當屬例也

傷寒三日云云

此後之論傷寒而立傳經之說者之所以實而非仲景之正說也何則既統以六經繫之以合病併病不啻傷寒虽疾痰之數乎其所以大數不出乎入且又何所不足例云隨症治之則推其脉症以絕之治尔若必執一日大陽受之二日三日陽為盡之說則至少陰篇窮更云少陰病始得之或云一日二日或云二三日此至是皆始少陰而非傳經而至于此

者也且六經何不各言一日二日三日而言三日二三日或七八日八九日十日以上乎此惟說其淺深之概者而非日步一經之謂也立傳經之說之甚至或說再經誤下越經之等之日以或來者故如傳經之說則後人之所叙而仲景之意不以知矣要之堅其不并六經本統病之名而斷于隨症治之之一句故尔

傷寒三日云云

脈小對浮大言之亦惟論說已然姑屬例可

少陽病欲解時云云

說見于前

辨大陰病脉症并治

大陰之為病云云

此至肢自痛乃說大陰之非也若下之以下乃例之辭也蓋
肢滿之於症必行承氣湯此則異之所以其有不可下之則
也尚論篇云肢滿自利太陰之本症也

大陰中風云云

此至四肢煩疼論中風之一狀已陽微以下乃举例也人或
以三陰之為裏症宜無有中風傷寒舉自輕重之別已虽三
陰亦豈獨無輕重乎故今惟舉其目以示例尔至乃如其治
法則亦惟隨其脉症實無与三陽異矣少陰及厥陰亦皆倣

此

大陰病欲解時云云

說見于前篇

大陰病脉浮者云云

此虽已肢滿自利而見浮脉是表症乃大陰之中風已故今
以桂枝湯夫然後宜治其肢滿自利亦惟先表而後裏之法
也乃桂枝湯之例也

自利不渴者云云

自利而渴者為少陰也藏內也寒即裏寒之寒蓋以自利言
之續論云宜服四逆輩則理中等可不言而喻也乃四逆湯

之例也

傷寒脈浮云云

既見陽明篇彼則以大便鞭為陽明病此則以下利為大陰皆論說之言不可從矣

本大陽病云云

本非可下之症故云及此於建中湯方無飴已彼則腹中急痛此則腹滿時痛可以見其輕重也尔而已

大實痛者云云

大實大便不通也例云腹中滿痛者此為實也此承前症而言宜不用圈已

大陰為病云云

此就前症而說蓋後人之所為不可從矣

辨少陰病脈症并治

少陰之為病云云

此說少陰之狀也

少陰病欲吐云云

此至形悉具亦說少陰之狀也虛故引水自救六字說其所以渴之故鑿殊太甚小便白者以下十九字疑注文也

病人脈陰陽俱緊云云

大陰脈緊者無汗也故云及亡無道亡陽無表症也咽痛而

復吐利亦少陰之一狀也

少陰病欬而下利云云

小承氣湯例云下利瀝語者有燥屎也均又下利瀝語也然則宜与小承氣湯已虽然今不云燥屎而云被火氣則却本自有則何則欬而下利者此真武湯之所之也当脉微細或沉數而無有外症然今強發其汗因致瀝語也例云被火者必瀝語又云發汗則心憤々及瀝語此与白虎湯所之煩悶而身承氣湯之所之稍異恐有煩渴今且小便難則猪苓湯所之也故葦末載之曰少陰病六七日欬而吧滿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此或為之說之論耶宜併而審焉

少陰病脉細沉數云云

少陰病脉微云云

亡陽無表症也陽已虛表症解也乃桂枝麻黃承氣湯之例也

少陰病脉數云云

少陰病下利云云

少陰病惡寒云云

以上三節皆例也下利脉暴微則手足当厥而今否故云及凡下利而四逆者厥陰也故云手足温或云欲云衣被或云手足不逆冷以其示例也

少陰中風云云

此唯論脈例已說見于大陰篇

少陰病欲解時云云

說見于前

少陰病吐利云云

吐且利者或四肢逆冷此則不然所以為少陰病也本無有
熱而今發熱故云反之云灸少陰而不指穴所亦惟隨其症
而已

少陰病八九日云云

一身手足盡熱者煩熱也瘀血之候也乃桃核承氣湯之例

也

少陰病但厥無汗云云

例云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今四肢厥逆而
強發其汗其為逆可知也此虽未必動其血而變症適有如此
此者故舉以示例已按下厥上竭蓋後人之所各六字或旁
注謬混正文也

少陰病惡寒云云

少陰病吐利云云

身躄或煩躁而四肢厥逆皆為惡候

少陰病下利止云云

冒者又午自冒心之冒或云許冒也果然則自為不通冒似煩而無所苦也

少陰病四逆云云

其人意不苦煩而躢躁是謂之不煩而躁也

少陰病六七日云云

呼吸大高者不唯短氣也

少陰病脈微細沉云云

煩燥不得臥寢者晁甚以上七論候皆例也

少陰病始得之云云

心煩但欲寢自利而渴等謂之少陰病固無熨者也而今發

熨故云及此為表症所以用麻黃也乃与葛根黃芩黃連湯
同例彼云表未解而其所關于表者惟葛根已此亦復然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云云

脈症同前按以二三日以下十一字恐分注已此豈一無裏
症既為少陰病則宜如無表症然蓋少陰固裏症也故今及
云二三日無裏症以明其表症者謂發熨也二節皆始少陰
也非傳經而至于此者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云云

此或遺下利膿血等字按千金載治傷寒後下利膿血方与
此畧同以黃柏代黃芩以梔子代芍藥而無雞子黃宜參攷

尊宋板作黃芩二兩水二升

少陰病一二日云云

口中和謂無嘔吐及渴也然則何以不云之不嘔不渴乎夫不
嘔者指似柴胡症而否者之辭也不渴者指似白虎症而否者
之辭也今果云不嘔不渴則不得不混故云口中和爾其皆
惡寒者所謂發於陰者而非發於陽者也當灸之不指穴所亦
惟隨脉症而已

少陰病身熱痛云云

一身手足謂之身熱手足寒謂自知其寒也身厥冷少異若
厥冷則不自知者或有之此亦然無表症者也併二節而附

子湯症具身按千金方有附子湯於此方加桂枝甘中而治濕
痺緩風身體痛如錐刺刀割者

少陰病下利云云

赤石脂一升又末方寸匕此一物而用似無謂矣按一斤二
字當衍溫服金匱要畧無服字為是使膿血而後之所謂赤
白痢是也

少陰病二三日云云

桃花湯之正症也腹痛新校正作服滿

少陰病下利云云

可刺下恐有脫字

少陰病吐利云云

此固吐利為主而吐殊為甚所以與吳茱萸湯也不則手足厥冷煩燥等四逆湯症也不可不審焉

少陰病下利云云

膚者肌膚之膚曰注猪皮上黑膚白粉胡粉也

少陰病二三日云云

桔梗能消腫排膿故其不差者以桔梗湯它加白散及千金治喉痺毒氣用桔梗一味可以推其効矣

少陰病咽中傷云云

咽中虽不傷乎虽不生瘡乎施之沃腫壅塞乎不可奈何後

之所謂纏喉風者大驗矣 苦酒酢也以雞子殼置力銀中人多以其不可忘卒少試此術者余則屢施見其効矣此固非難行之術不如用陶器之便先盛一小陶器苦酒少許投劉半夏一匕漬之頃刻次又以一小陶器破雞子玄黃停白澆苦酒以玄半夏攪和雞子白乃上火一二沸急下火頓含嚥時扞鼻不使氣入可若火熾則硬微亦不佳所謂文武火為佳菜下咽即氣通腫亦從消不至三再晁妙余使人遍試之故附記焉

少陰病咽中痛云云

痛專咽上口故徒云咽今在咽內故云咽中是以方劑亦殊

而上新校正有一字下火上火之及去火也

少陰病下利云云

按此其脉微手足微冷者白通湯蓋四逆湯之变法也

少陰病下利脉微者云云

与通脉四逆湯正同但下利不止為異服湯以下例之辭也

少陰病二三日云云

此与大陽篇所論大銖灸二三日不已按此或已与麻黃附子甘州等耶彼云以二三日無裏症故微發汗也乃今發其汗而不愈至四五日致裏症遂如此也沉重謂惰酸也此至為有水氣乃真武湯之正症也其人以下兼之或否亦皆空

治之尔後加減法亦必後人所加也

少陰病下利清穀云云

陽明篇云脉浮而遲者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外熱表熱無異乃肌熱也下利清穀所以為裏寒也彼脉浮而遲此微欲絕既而手足厥逆脉亦如此則固當惡寒而今不然故云反惡寒雖然四逆湯之症有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此適然此至不惡寒為正症其人以下或兼之或否又或其始与四逆湯而下利既止脉尚不出者亦皆通脉四逆湯之所無也按其下恐脫或字又按附子一枚此必當大附子後加減法与真武湯同亦不可從矣其脉即出者愈例之辭也

少陰病四逆云云

于此真武湯症但同而其所異者彼則曰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此則四逆或泄利下重可見其有輕重也故四逆亦自輕於四逆湯症可從知也甘中乾姜湯亦用之厥而咽乾煩燥吐氣則不与此同亦可知也按此於大柴胡湯中去大黃黃芩生薑以甘中大棗者而殊不類四逆湯也未審其果出於仲景否又加減法始批或字豈可從乎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云云

因下利而小便不分欬而嘔且渴心煩此其所以不得眠也乃猪苓湯之例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云云

例云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今不渴而乾咽燥掣殊為其附子湯症云得之一二日口中和与此背馳矣

少陰病自利清水云云

清圓同非清濁之清也下云色絕青可以見也心下必痛此以結胸而非穀滿而痛也

少陰病六七日云云

此必其初有下利之症至利止而致肢脹且不大便則遂持渴而至危始所以意之也以上三節皆承氣湯之例也

少陰病脈沉者云云

此蓋心煩自利厥逆者也夫治厥逆者四逆湯故舉其効云
温乃與於承氣湯云下之同例

少陰病飲食云云

五苓散例云水漿不得入口乾姜黃芩黃連人參湯症同食
入口則吐三症固無有果而方法之不同也如五苓散則致
自吧渴而勢癯緩矣如乾姜黃連人參湯則起於寒下之
逆治而勢已甚矣如此症則始于耶實胸中四肢冷而勢亂
急矣乃其所兼之異既若此其所以不同方法也且攻它用
瓜蒂散之例云病如桂枝症頭不痛項不強脈微浮胸中痞
氣上衝咽喉不得息又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

〇スユブル

一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此皆邪實之湊于心胸間者而或
否或結不得息不能食入口則吐固非可下之症而今
故戒之何邪凡戒發汗吐下必以無或似可汗可吐可下之
症涉乎疑惑者也不則皆屬贅說矣矣論云陽明病不吐下
心下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今此症心中温々欲吐後不能
吐或心中滿而煩豈其非以爲乎所以戒下也雖然彼專於
胃實此在於心胸而不在於腹可見其所湊之處本自不同
故方法亦從異其宜矣寒飲謂痰飲也此與瓜蒂散症似不
太異惟彼專於心胸之間此專於四肢厥逆所以戒吐也所
以用四逆湯也按當吐之疑脫宜瓜蒂散四字此瓜蒂散及

四逆湯之例也

少陰病下利云云

下利脉微澁吧而汗出此四逆湯之症也然其利反少者温其上灸之此或一術也而未審之條并云上謂項百會也

厥陰病脉症并治

厥陰為病云云

按此篇以四肢逆冷為脫而令以消渴以下之狀為冒者則似敢吻合當日四肢厥冷是也以為冒者猶陽明屬首云冒家實是也消渴至不欲食亦虽皆說厥陰之狀而宜為屬首症可亦与少陰篇欲吐不吐心煩但欲眠五日自利而渴小便

色白者及咽痛而復吐利者以為屬症正同食則吐蛇以下二句舉其例也

厥陰中風云云

此惟論脉例已說見于前

厥陰病欲解時云云

厥陰病渴云云

至其不愈者有猪苓湯有白虎湯又惟其以小便之利不利異其宜也此大陽篇五苓散之例同

諸四逆厥者云云

手足厥冷之於諸症危機黃甚其故苟臨症也不可注意審

察焉夫汗吐下和之於治法也吐下之道最為在甚其可下者多可吐者少故持舉不可下之一語以戒之而吐又在其
中矣四逆例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此以瓜蒂散言又
云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以承氣
湯言且夫四逆症又宜下者論云厥深者熱又深厥淺者
熱又微厥應下之不惟此而已宜推病勢以酌量焉此四逆
湯及承氣湯之例也虛家亦然四字疑後人之所神入也

傷寒先厥云云

亦四逆湯之例也

傷寒始發熱六日

傷寒脈遲云云

二節論除中蓋後之說也今其於症也適有如此者然無
有術之可救又未奈之何可謂無用之弁也

傷寒先厥後發熱云云

亦惟論說不可從矣

傷寒一二日云云

此虽又論說姑屬四逆湯及承氣湯之例也而反以下二句
可疑

傷寒病厥五日云云

以日數期其必然又必後人之說也

凡厥者陰陽氣云云

此論親厥陰之義蓋又非仲景之言也惟手足逆冷是也一句所以名烏厥陰病而後人或斷以癸義耶

傷寒脈微厥云云

此至非為蛇厥也蓋四逆湯及灸法之所宜也藏厥蛇厥本自易混欲弁舉以示其別如此也按藏厥不它見且烏梅圓未必出於仲景氏恐千金之槐入欵非為蛇厥也尚論篇無為字玉函經無又至久利方五字

傷寒漿少厥微云云

此虽似例言而不類仲景之辭氣

病者手足厥冷云云

結胸症云從心下至小腹鞭滿而痛瘀血候曰小腹鞭滿既与結胸不同也若乃瘀血必手足煩漿例云一身手足尽漿者以漿在膀胱必便血也今於此症手足厥冷為至豈不及乎所以為冷結也蓋又四逆湯之例也按闕元二字可疑或指旁光之所出而旁注者謬溷正文耶不則既云小便又云旁光後又何舉以闕元乎且旁光胸闕元究豈復並舉哉

傷寒漿少四日云云

傷寒厥四日云云

二節皆似例言亦必後人之說也

傷寒六七日脈微云云

傷寒發熱下利厥冷云云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云云

傷寒六七日不利云云

厥不還躁不得臥厥不止汗出不止是皆惡候也故云死以上四節當屬四逆湯之例也有陰無陽故也六字疑後人之言也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云云

病之重者五六日以上或結心胸間心下鞭痛是謂之結胸今虽不至於此而大便難或鞭宜与承氣湯者也例云脈實

者宜下之例又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今脈薄脈虛後厥者所以不可下也亡血猶云亡津液也與後之所謂血虛不同也此承氣湯及四逆湯之例也後條并濡作滿

發熱而厥云云

傷寒脈促云云

二節皆當屬四逆湯之例也

傷寒脈滑而厥云云

惟脈之滑豈敢可行白虎湯乎四肢厥冷而重白虎湯之所專乎夫白虎之為症也專於煩渴以為故今挈方而省症所以裏有熱也所以行白虎湯也乃白虎之例也

手足厥寒云云

当叙四逆湯未審蓋類四逆散尔如四逆散則說今手足厥寒脉細欲絕誰謂非危候而託此等之藥物泰然冀其或復安哉我不忍為之失虽然古人之例方各省所中我又不忍能以吾淺膚之識窺古人之所為哉謹俟他日之考驗矣

若其人云云

此及屬于上圖誤矣久寒謂曰有痰飲者也

大汗出而不去云云

熨不去亦外熨也通脉四逆湯症身及不惡寒不可必拘泥也

下大汗若大下利云云

汗及下利皆加大字然亦不可拘泥也二節皆四逆湯之例也

病人手足厥冷云云

少陰篇云手足寒脉弦遲今日手足厥冷脉乍緊皆宜用四逆湯而用瓜蒂散何也此固急症而非其所至也曰胸中實曰胸中痞今日病在胸中是乃症之所至而非四逆湯之所能兼也所以用瓜蒂散也瓜蒂散之例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云云

今日厥亦當微尔例曰飲水多者必心下悸故云宜失治水

此与大陽篇所載大異矣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云云

麻黃升麻湯未嘗無有可考註者多疑非仲景之方矣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云云

傷寒本自寒下云云

寒乃裏寒之寒以下例言也格者杆格之格以逆治言也甘
中寫心湯曰臣見心下痞謂病不尽復下之其痞益甚与此
粗同被且乾嘔心煩不得安此則食入口即吐故於其方中

省甘中半夏大寒

下利有微熱而渴云云

下利脈數有微熱云云

二節皆例也

下利手足厥冷云云

此當屬四逆湯之例也

少陰負跌陽者云云

此脈例也尚論篇之少陰篇為是

下利寸脈及浮數云云

此疑後人之說不可從矣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者云云

有表有裏則先表而後裏此治法之常也今夫下利清穀裏

在也當是之時假令有表症必先其裏而後其表此治法之
變也此何以然蓋人身之於養也在穀肉果菜焉夫穀肉果
菜之能養人身也既入胃中化為氣血之之充盈人身無
所壅滯則病不得由生邪不得由侵經曰有病生於氣蓋謂
氣血之壅滯也非心氣之謂也此既不與於此也姑舍不論
矣今夫果下利清穀則雖夫穀肉果菜之既入胃中矣暇化
為氣血可謂氣血之源先竭焉氣血之源之竭矣不枯槁又
將何馮怙急莫斯為甚不可無救之之術焉於是仲景立先
裏後表之變法以示其救急之術若是故惟知其常法而不
知其變法則術不可得而施矣此四逆湯及桂枝之例也

下利脈沉強云云

此惟脈論然姑屬例也

下利脈沉而遲云云

此至下利清穀者乃四逆湯之症也必謂冒以下二句蓋論
用四逆湯之後必有如此狀者也柴胡桂枝乾姜湯服後例
云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与此正同所謂眩暈也後世又
謂之茶煩也此宜為四逆湯服後之例也所以然者以下必
後人之辭不可從矣

下利脈數而渴者云云

此論下利之渴者二道互一則將自止而渴一則有裏宜審

烏亦此蓋白頭翁湯及桃花湯之例也

下利後脈欲絕云云

虽下利之後而手足厥冷則宜與四逆湯尔乃與之此乃一周時當脈還四肢温尔若不然者为难治故云脈不還者死乃四逆湯之例也

傷寒下利云云

下利之脈當微數或沉遲而今反實症不相應病勢最甚亦惡候也故云死乃例也

下利清穀裏急外熱云云

按此當用四逆湯而用通脈四逆湯何也凡下利清穀四肢

厥逆無脈或微細欲絕者先宜用四逆湯虽然病勢之猛烈而藥力之強弱則吾能得敵之而奏其驗乎當是之時因循移晷坐受敗必矣於是設通脈之畧倍藥戮力以制其猛烈之勢此乃臨術而發治也凡臨術不可無活之發也今不以彼彼而發治而此若欲因是以見其活之發也故互而舉之尔矣乃四逆湯之例也

熱利下重者云云

裏有熱而下利故曰熱利何以知裏有熱也以其欲飲水也又与快熱利同也下重即後重也白頭翁宋板作三兩

下利腹脹滿云云

論云自下利者脈當微厥因是考之此必有脈微細或沉遲而四肢厥之症已夫白虎之於渴也柴胡之於吐也承氣之於胃實也四逆之於厥冷也亦各其所分而更不俟言故掣方而畧症今於此症後亦然若夫腹脹滿者或用承氣或用小承氣或謂胃承氣是皆以胃實為主矣且下利亦承氣之所專也况其腹脹滿而今不以承氣而以四逆者何也夫承氣之於下利也必以謔語以滿痛以口乾燥以不欲食心下或鞕脈遲而滑或至其年月日後發當須有此等之症而後用之也尔尔未嘗開用之者也是數症無不皆由燥原則要亦不得不故胃實矣下利之所以專于承氣也今於此症惟腹

脹滿為似承氣症已未嘗如上所舉數症者固推之症之所由本自不同也况其四肢厥乎所以不以承氣以四逆也此乃循其先裏而後表之變法亦舉大陽篇清穀不止身疼痛者互發之尔亦四逆湯及桂枝湯之例也

下利欲飲水者云云

此乃白頭翁湯之例也

下利噤語者云云

嗚呼微哉古人之察症設法也是何以知下利之未有燥原乎又何以知噤語之發于燥乎方世規則焉未嘗爽矣古人之察症設法也嗚呼微哉例云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也

當下之宿食燥屎似有其別而其於症實無異是亦候燥屎
之法而小承氣湯之例也

下利後更煩云云

煩言心煩也邪結心胸則心下必鞭今不尔而徒心煩故為
虛煩也乃梔子湯之例也

吧家有瘕膿者云云

淋家瘡家衄家亡血家等載列于大陽篇則吧家亦宜于彼
為伍尔今逸持在于此者尽編次之誤

吧而脉弱云云

此及下二節皆似矣然發疑冒頭脫下利後三字耶不尔或因

上節梔子鼓湯有下利後字而兼以畧之耶霍亂篇目既吐
且利小便復利見其曰既者必吐利之後言之也且夫吐利
後小便當自不利而二症皆利亦不傳不為惡候故云復又曰
難治乃四逆湯之例也

乾吧吐涎沫云云

食穀欲吧者及吧而胸滿者吐利手足厥冷煩燥欲死者亦
皆用之乾吧吐無有異也吳茱萸湯之例也

吧而發熱者云云

三節皆吧者而其所兼之異也故方又隨異其宜尔乃小柴
胡湯之例也

傷寒大吐大下之云云

此惟論說必有所屬而不似仲景之辭氣不可從矣

傷寒噦而脹滿云云

知何部不利之則愈此惟症噦而脹滿而已哉大陽篇云
知犯何逆隨症治之此終篇之要言也今更其辭而擬之豈
後人之巧工耶

霍亂病脈症并治

問曰病者霍亂者何云云

問曰病發焚云云

霍亂之名不審其果昉于仲景氏否今二節皆以問答立說

疑非仲景之所為也且如吐利即既載在于厥陰篇今虽其症
之少異平均之吐利也然則宜亦編于厥陰尔而異編以論
之豈于瘧濕暈邪瘧濕暈本旨矣今於霍亂亦然虽然不妄
更攻惟除答問之言而存霍亂之名義姑壞循旧尔矣
傷寒其脈微者云云

此惟論說必後人之言也且義太混淆為不可讀矣

下利後當便鞭云云

亦必後人之說也惟至能食者愈二句為例亦必無害矣

惡寒脈微而復利云云

以空尔而發此冒頭脫吐利止字乎觀下復利字可以見已

惡寒乃發于陰者也厥陰篇云傷寒五六日腹滿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為亡血云云予祇同蓋言初利之所以姑止者其以亡津液故也非利之實止也是以惡寒且脈微而復利爾所以用四逆加人參湯也

霍亂頭痛發熱云云

嘔吐而利身疼痛惡寒者名霍亂乃其有渴者五苓散也無渴者理中丸也加減法異乎前例然亦不必矣理中丸金匱作湯各人參湯治胸痺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膈滿下逆搶心因是觀為凡為湯或作散作圓各有其旨而異之者可以知矣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云云

此既用理中丸而吐利之止也而惟多身疼痛自若故曰不休乃所以用桂枝湯而和之也此固屬于理中丸則宜無圈爾乃桂枝湯之例也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云云

厥陰篇云大汗出挾不去內拘急而四肢疼今日四肢拘急有少異同而不必拘也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云云

四逆湯長例云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宜治今如此症則殆甚于斯者也豈不難治乎

吐已下故云云

即吐利止也既下之以四逆湯虽吐利幸止汗亦少减辛四
肢厥逆及拘急尚仍曰白通加猪胆汁湯症曰利不止厥逆
無用乾吧煩今所以猪胆汁者尔将因心煩欬

吐利發汗脉平云云

按發汗下当後字此未必拘霍乱也凡因發汗吐下病愈之
後必有如此者也然非藥之所與治也故举以例焉尔玉璽
經入于勞復之下也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症

傷寒陰陽易之為病云云

陰陽易之名亦未審其果肇于仲景氏否燒棍散疑非仲景
方也

大病差後勞復者云云

例云觀其脉症知犯何逆隨症治之然則虽勞復者亦得隨
其脉症而施之術尔何必枳实梔子豉為承氣湯例云脉滑
而數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又曰大下後不大便六七日煩不
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宿食燥屎無有別矣所以加大黃
也按煎方以清蘗水七升空煮取四升此与常異且覆令微
似汗亦大奇矣未暇房驗也

傷寒差已後云云

例云吧而發熱者柴胡症或曰吧不能食曰胸滿腹脹曰胸
下鞭滿曰往來寒熱皆常互之今日更發熱則似不與彼同
此蓋以其既差之後故不必吧及胸脹苦滿往來寒熱等而
惟取之表裏相平以施之治者也雖然其脈浮而專於表則
宜發汗若脈沉而胃實則下之尔此二句論其隨脈症而施
治者而柴胡湯及桂枝麻黃二湯承氣之例也

大病差後從腰云云

此欲當其未及腰以下之時而急救之也故云從腰以下

大病差後喜唾云云

寒謂痰飲也今當曰治而曰温此對寒字言犹与於四逆湯

之裏寒而曰温之同已

傷寒解後虛羸云云

此虽病已解而裏之未和也故其状如此若及表之不和而
身体疼者則桂枝又裏之不和而惡寒者則芍藥甘草湯
湯之一則裏一乃状之各異而方之不同也竹葉條桑作三兩
病人脉已解云云

霍乱篇未曰新虛不勝穀氣今復論叙夫義云尔蓋後人之
言也然為例亦不害矣

傷寒講義終



